

卷第四百七十五 昆蟲三

淳於棼

淳於棼

東平淳於棼，吳楚遊俠之士，嗜酒使氣，不守細行，累巨產，養豪客。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，因使酒忤帥，斥逐落魄，縱誕飲酒為事。家住廣陵郡東十里，所居宅南有大古槐一株，枝幹修密，清陰數畝，淳於生日與群豪大飲其下。唐貞元七年九月，因沈醉致疾，時二友人於坐扶生歸家，臥於堂東廡之下。二友謂生曰：「子其寢矣，餘將秣馬濯足，俟子小愈而去。」生解巾就枕，昏然忽忽，彷彿若夢。見二紫衣使者，跪拜生曰：「槐安國王遣小臣致命奉邀。」生不覺下榻整衣，隨二使至門。見青油小車，駕以四牡，左右從者七八，扶生上車，出大戶，指古槐穴而去，使者即驅入穴中。生意頗甚異之，不敢致問。忽見山川風候，草木道路，與人世甚殊。前行數十里，有郭郭城堞，車輿人物，不絕於路。生左右傳車者傳呼甚嚴，行者亦爭辟於左右。又入大城，朱門重樓，樓上有金書，題曰《大槐安國》。執門者趨拜奔走，旋有一騎傳呼曰：「王以駙馬遠降，令且息東華館。」因前導而去。俄見一門洞開，生降車而入。彩檻雕楹，華木珍果，列植於庭下；几案茵褥，簾幃肴膳，陳設於庭上。生心甚自悅。復有呼曰：「右相且至。」生降階祇奉。有一人紫衣象簡前趨，賓主之儀敬盡焉。右相曰：「寡君不以弊國遠僻，奉迎君子，托以姻親。」生曰：「某以賤劣之軀，豈敢是望。」右相因請生同詣其所。行可百步，入朱門，矛戟斧鉞，布列左右，軍吏數百，辟易道側。生有平生酒徒周弁者，亦趨其中，生私心悅之，不敢前問。右相引生升廣殿，御衛嚴肅，若至尊之所。見一人長大端嚴，居正位，衣素練服，簪朱華冠。生戰慄，不敢仰視。左右侍者令生拜，王曰：「前奉賢尊命，不棄小國，許令次女瑤芳奉事君子。」生但俯伏而已，不敢致詞。王曰：「且就賓宇，續造儀式。」有旨，右相亦與生偕還館舍。生思念之，意以為父在邊將，因沒（「沒」原作「歿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虜中，不知存亡。將謂父北蕃交通，（「通」原作「遜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而致茲事，心甚迷惑，不知其由。是夕，羔雁幣帛，威容儀度，妓樂絲竹，肴膳燈燭，車騎禮物之用，無不鹹備。有群女，或稱華陽姑，或稱青溪姑，或稱上仙子，或稱下仙子，若是者數輩，皆侍從數千，冠翠鳳冠，衣金霞帔，彩碧金鈿，目不可視。遨遊戲樂，往來其門，爭以淳於郎為戲弄。風態妖麗，言詞巧黠，生莫能對。復有一女謂生曰：「昨上巳日，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，於天竹院觀右（明抄本「右」作「石」。）延舞婆羅門，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。時君少年，亦解騎來看，君獨強來親洽，言調笑謔。吾與窮英妹結絳巾，掛於竹枝上，君獨不憶念之乎？又七月十六日，吾於孝感寺侍（「侍」原作「悟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上真子，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。吾於講下舍金鳳釵兩隻，上真子舍水犀合子一枚，時君亦講筵中，於師處請釵合視之，賞歎再三，嗟異良久。顧餘輩曰：『人之與物，皆非世間所有。』或問吾民，或訪吾裡，吾亦不答。情意戀戀，矚盼不捨，君豈不思念之乎？」生曰：「中心藏之，何日忘之。」群女曰：「不意今日與君為眷屬。」復有三人，冠帶甚偉，前拜生曰：「奉命為駙馬相者。」中一人，與生且故，生指曰：「子非馮翊田子華乎？」田曰：「然。」生前，執手敘舊久之。生謂曰：「子何以居此？」子華曰：「吾放游，獲受知於右相武成侯段公，因以棲托。」生復問曰：「周弁在此，知之乎？」子華曰：「周生貴人也，職為司隸，權勢甚盛，吾數蒙庇護。」言笑甚歡，俄傳聲曰：「駙馬可進矣。」三子取劍佩冕服更衣之。子華曰：「不意今日獲睹盛禮，無以相忘也。」有仙姬數十，奏諸異樂，婉轉清亮，曲調淒悲，非人間之所聞聽。有執燭引導者亦數十，左右見金翠步障，彩碧玲瓏，不斷數里。生端坐車中，心意恍惚，甚不自安，田子華數言笑以解之。向者群女姑姊，各乘鳳翼輦，亦往來其間。至一門，號修儀宮，群仙姑姊，亦紛紛在側。令生降車輦拜，揖讓升降，一如人間。撤障去扇，見一女子，雲號金枝公主，年可十四五，儼若神仙。交歡之禮，頗亦明顯。生自爾情義日洽，榮耀日盛，出入車服，遊宴賓御，次於王者。王命生與群寮備武衛，大獵於國西靈龜山。山阜峻秀，川澤廣遠，林樹豐茂，飛禽走獸，無不蓄之。師徒大獲，竟夕而還。生因他日啟王曰：「臣頃結好之日，大王雲奉臣父之命。臣父頃佐邊將，用兵失利，陷沒胡中，爾來絕書信十七八歲矣。王既知所在，臣請一往拜覲。」（「覲」原作「觀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王遽謂曰：「親家翁職守北土，信問不絕，卿但具書狀知聞，未用便去。」遂命妻致饋賀之禮，一以遣之。數夕還答，生驗書本意，皆父平生之跡，書中憶念教誨，情意委屈，皆如昔年。復問生親戚存亡，閭里興廢。復言路道乖遠，風煙阻絕，詞意悲苦，言語哀傷，又不令生來覲。雲歲在丁丑，當與女相見。生捧書悲咽，情不自堪。他日，妻謂生曰：「子豈不思為政乎？」生曰：「我放蕩，不習政事。」妻曰：「卿但為之，餘當奉贊。」妻遂白於王。累日，謂生曰：「吾南柯政事不理，太守黜廢，欲藉卿才，可曲屈之，便與小女同行。」生敦受教命。王遂敕有司備太守行李，因出金玉錦繡，箱奩僕妾車馬列於廣衢，以饒公主之行。生少遊俠，曾不敢有望，至是甚悅。因上表曰：「臣將門餘子，素無藝術。猥當大任，必敗朝章。自悲負乘，坐致覆餗。（「餗」原作「棘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今欲廣求賢哲，以贊不逮。伏見司隸潁川周弁忠亮剛直，守法不回，有毗佐之器。處士馮翊田子華清慎通變，達政化之源。二人與臣有十年之舊，備知才用，可托政事。周請署南柯司憲，田請署司農，庶使臣政績有聞，憲章不紊也。」王並依表以遣之。其夕，王與夫人饒於國南。王謂生曰：「南柯國之大郡，土地豐壤，人物豪盛，非惠政不能以治之，況有周田二贊，卿其勉之，以副國念。」夫人戒公主曰：「淳於郎性剛好酒，加之少年，為婦之道，貴乎柔順，爾善事之，吾無憂矣。」南柯雖封境不遙，晨昏有問，今日睽別，寧不沾巾。生與妻拜首南去，登車擁騎，言笑甚歡，累夕達郡。郡有官吏僧道耆老，音樂車輿，武衛鑾鈴，爭來迎奉。人物闐咽，鐘鼓喧嘩不絕。十數里，見雉堞台觀，佳氣鬱鬱。入大城門。門亦有大榜，題以金字，曰「南柯郡城」。是朱軒紫戶，森然深邃。生下車，省風俗，療病苦，政事委以周田，郡中大理。自守郡二十載，風化廣被，百姓歌謠，建功德碑，立生祠宇。王甚重之，賜食邑錫爵，位居台輔。周田皆以政治著聞，遞遷大位。生有五男二女，男以門蔭授官，女亦媾於王族，榮耀顯赫，一時之盛，代莫比之。是歲，有檀蘿國者，來伐是郡。王命生練將訓師以徵之，乃表周弁將兵三萬，以拒賊之眾於瑤台城。弁剛勇輕進，（「進」原作「適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師徒敗績，弁單騎裸身潛遁，夜歸城。賊亦收輜重鎧甲而還。生因囚弁以請罪，王並舍之。是月，司憲周弁疽發背卒。生妻公主遭疾，旬日又薨。生因請罷郡，護喪赴國，王許之，便以司農田子華行南柯太守事。生哀慟發引，威儀在途，男女叫號，人吏奠饌，攀轅遮道者，不可勝數，遂達於國。王與夫人素衣哭於郊，候靈輿之至。諡公主曰順儀公主，備儀仗羽葆鼓吹，葬於國東十里盤龍岡。是月，故司憲子榮信亦護喪赴國。生久鎮外藩，結好中國，貴門豪族，靡不是洽。自罷郡還國，出入無恒，交遊賓從，威福日盛，王意疑憚之。時有國人上表雲，

宗廟崩壞。擧起他族，事在蕭牆。時議以生侈僭之應也，遂奪生侍衛，禁生游從，處之私第。生自恃守郡多年，曾無敗政，流言怨悖，鬱鬱不樂。王亦知之，因命生曰：「姻親二十餘年，不幸小女夭枉，不得與君子偕老，良用痛傷。夫人因留孫自鞠育之。」又謂生曰：「卿離家多時，可暫歸本裡，一見親族，諸孫留此，無以為念。後三年，當令迎生。」生曰：「此乃家矣，何更歸焉？」王笑曰：「卿本人間，家非在此。」生忽若昏睡，曹然久之，方乃發悟前事，遂流涕請還。王顧左右以送生，生再拜而去。復見前二紫衣使者從焉，至大戶外，見所乘車甚劣，左右親使御僕，遂無一人，心甚歎異。生上車行可數里，復出大城，宛是昔年東來之途，山川源野，依然如舊。所送二使者，甚無威勢，生逾怏怏。生問使者曰：「廣陵郡何時可到？」二使謳歌自若。久之（原空一格，據明抄本補「久之」二字。）乃答曰：「少頃即至。」俄出一穴，見本裡閭巷，不改往日。潸然自悲，不覺流涕。二使者引生下車，入其門，升自階，已身臥於堂東廡之下。生甚驚畏，不敢前近。二使因大呼生之姓名數聲，生遂發寤如初，見家之僮僕，擁篲於庭，二客濯足於榻，斜日未隱於西垣，餘樽尚湛於東牖。夢中倏忽，若度一世矣，生感念嗟歎，遂呼二客而語之，驚駭，因與生出外，尋槐下穴。生指曰：「此即夢中所驚入處。」二客將謂狐狸木媚之所為祟，遂命僕夫荷斤斧，斷擁腫，折查枿，尋穴究源。旁可袤丈，有大穴，根洞然明朗，可容一榻，上有積土壤，以為城郭台殿之狀，有蟻數斛，隱聚其中。中有小台，其色若丹，二大蟻處之，素翼朱首，長可三寸，左右大蟻數十輔之，諸蟻不敢近，此其王矣，即槐安國都也。又窮一穴，直上南枝可四丈，宛轉方中，亦有土城小樓，群蟻亦處其中，即生所領南柯郡也。又一穴，西去二丈，磅礴空朽，嵌窟異狀，中有一腐龜殼，大如斗，積雨浸潤，小草叢生，繁茂翳蒼，掩映振殼，即生所獵靈龜山也。又窮一穴，東去丈餘，古根盤屈，若龍虺之狀，中有小土壤，高尺餘，即生所葬妻盤龍岡之墓也。追想前事，感歎於懷，披閱窮跡，皆符所夢。不欲二客壞之，遽令掩塞如舊。是夕，風雨暴發。旦視其穴，遂失群蟻，莫知所去。故先言國有大恐，都邑遷徙，此其驗矣。復念檀蘿征伐之事，又請二客訪跡於外。宅東一里，有古澗澗，側有大檀樹一株，藤蘿擁織，上不見日，旁有小穴，亦有群蟻隱聚其間，檀蘿之國，豈非此耶！嗟乎！蟻之靈異，猶不可窮，況山藏木伏之大者所變化乎？時生酒徒周弁、田子華，並居六合縣，不與生過從旬日矣，生遽遣家僮疾往候之。周生暴疾已逝，田子華亦寢疾於床。生感南柯之浮虛，悟人世之倏忽，遂棲心道門，絕棄酒色。後三年，歲在丁丑，亦終於家，時年四十七，將符宿契之限矣。公佐貞元十八年秋八月，自吳之洛，暫泊淮浦，偶覲淳於生棼，詢訪遺蹟。翻復再三，事皆摭實，輒編錄成傳，以資好事。雖稽神語怪，事涉非經，而竊位著生，冀將為戒。後之君子，幸以南柯為偶然，無以名位驕於天壤間云。前華州參軍李肇贊曰：「貴極祿位，權傾國都。達人視此，蟻聚何殊。」（出《異聞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